

選文雜駁

人民文學出版社

紺 弩 雜 文 選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紺弩雜文選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東四區前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369) 字數: 249千

開本 33.5"×46" $\frac{1}{32}$ 印張 11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01—16000

定價 (6) 1.15 元

序言

像書名所表示的一樣，這本集子是我的「雜文選」，是在同志們的指導之下自己選的。

這些文字多數是在解放以前寫的。解放後，只有在香港工作的時候，寫過一些。在解放以前的反動政權之下或在香港那樣的地方，隨時隨地都會碰到寫雜文的材料，各種各樣的怪現狀，各種各樣的謬論，層出不窮，千奇百怪，它需要諷刺或幽默的天才，需要辟易千人，所向無敵的戰鬥者。誰要是不斷地認真工作、學習、戰鬥，就誰都可以成為謝德林、馬克吐溫乃至魯迅。慚愧之至，我不但沒有達到那樣的高度，簡直沒有寫成一篇像樣的文章，白白地讓那無比豐富的題材在我眼底滑過了！這決不是因為我年幼失學，文化修養太低的緣故。而是因為背着年幼失學的包袱，欣幸於能够把一個個字湊成一段段和一篇篇的文章而自得自滿，任性自流，沒有好好地工作、學習、戰鬥過一天的緣故；特別是沒有好好學習，不知道學習什麼，怎樣學習的緣故。偶然涉獵一兩本書，就自以為很努力了；偶然寫一兩篇小文章，就自以為對社會有貢獻了；偶然被統治階級注意了一下，就自以為在受苦受難了；這先就成了思想上的庸人，怎麼會成為像樣的作家呢？

必須詛咒這樣一種論客，說作家早已一次自我完成了，先天就具有工人階級立場和正確的世界觀，或者那立場或世界觀是毫不重要的。因此無須學習改造，無須用學習來武裝自己，把自己的武器

磨光，無須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改變得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一樣。有一句老話：『賊夫人之子』，譯成現代的話，就是『害青年』，應該說那種論客的理論，是不但『賊夫人之子』，而且『賊夫人之父』，『賊夫人』——害老年，也害中年的。我寫過各種各樣的文章：詩、小說、劇本、散文、論文，凡是文學性的文章，沒有一種沒有寫過，這中間的甘苦，不能說一無所知。其所以沒有一種有所成就，有一種原因是非常清楚的，決不是學習得太多，改造得太好，或者忙於學習改造，妨害了我的寫作情緒；剛剛相反，是由於我自得自滿，任性自流，沒有認真學習。我深感到自己的致命缺點，造成寫作上無可挽回的遺憾，看見有人勸作家不必學習改造，也就能較深地感到他害人，不能不順便提一下；不是說我的無所成就，真是受了那種論客的影響，我倒是出於我的『自發性』的。

魯迅先生說過：攻擊時弊的文章，應該隨時弊一同消亡。當他說這話的時候，『時弊』其實離消亡還是很遠。處於那種『時弊』如毛，或整體都是『時弊』的社會中，有時幾乎以為這社會是靜止的，『時弊』會永不消亡；現在，由於人民的解放，由於新中國的建立，『時弊』又像根基很淺，一下子就已經消亡或正在消亡了。這裏面的許多文章，不但讀者，就是自己看來，也已恍如隔世，不是很懂得了，就是這個緣故。那麼，這些文章豈不也大可消亡了麼？因此，我很懷疑有出這本集子的必要。但這只是指這本集子裏的雜文，至於新時代的新雜文，將是一種新的風貌，與這裏的根本不同的。

聶紺弩 一九五五，三，一八，北京。

目次

序言.....一

第一輯 蛇與塔

蛇與塔.....二

早醒記.....四

怎樣做母親.....八

壁畫.....二〇

誤人父兄.....二六

讀魯迅先生的『二十四孝圖』.....三〇

論蓮花化身.....四〇

倫理三見.....四二

禮貌篇.....四七

第二輯 狗道主義舉隅

狗道主義舉隅.....五二

老子的全集·····	五
魯迅的褊狹與向培良的大度·····	五七
從沈從文筆下看魯迅·····	六一
論怕老婆·····	六八
詩人節懷杜甫·····	七
論『詩曰·····』·····	二
有奶就是娘與乾媽媽主義·····	八五
自由主義的斤兩·····	九四
論鴉鴉·····	一〇一
天地鬼神及其它·····	一〇七
論萬里長城·····	一一四
傅斯年與階級鬥爭·····	一二
論黃色文化·····	一三一
論六個文盲衛士當局長·····	一三五
反動到底的『底』到底伊於胡底?·····	一四〇
論申公豹·····	一四六

第三輯 殘缺國

殘缺國 一五〇

兔先生的發言 一五六

韓康的藥店 一六七

鬼谷子 一七五

關人禮讚 一八六

輩份，壽命，體格 一九〇

鄉下人的風趣 一九八

懷南京 二〇一

論拍馬 二一〇

童匪，女兒國，裸體的人們 二二二

論白華 二二七

死生亦大矣 二三三

茫然 二三四

第四輯 第一把火

第一把火 二三〇

父親 二四四

母親們	二五〇
聖母	二五八
小號兵	二六二
飛機木刻號	二六四
離人散記	二六七
巨像	三〇八
血書	三二三
一九四九, 四, 二一, 夜	三三二
論悲哀將不可想像	三四〇

第一輯 蛇與塔

蛇與塔

白蛇與許仙，在中國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傳說，寫這故事的有好幾種書，我最愛『警世通言』上的『白娘子』。從那故事看來，白娘子是個極人情也就極人性的平凡的女性，她愛許仙，嫁給許仙，後來爲法海收服，文情簡單樸素，使人感到一點淡淡的無名的悲哀，是中國短篇中的傑作。別的书就鋪張得厲害，什麼水漫金山，壓在雷峯塔下，許仕林祭塔等等。

蛇，糾纏，毒，用牠比女人，是頗有些憎惡意思的。但這意思，在一般人中間，似乎並不怎樣普遍，深刻。寫白蛇故事書的人，講，讀，聽這故事的人，就都不怎樣憎惡她，剛剛相反，許多人似乎還同情她。用老話說，這叫做公道自在人心。水漫金山，當然會荼毒了許多生靈的吧，但人們還是並不憎惡，好像明白那責任該法海負。本來，你出家人，管人閨閣則甚？

把她壓在雷峯塔下，而且永久壓下去，實在是一件不平的事。她不過找她的丈夫，要她的丈夫回家，犯了什麼法呢？就叫她不見天日，身負重負，動也不能動一下，這日子怎麼過呀！這是我們愚民百姓所常常盤算的。

中國沒有大悲劇的故事，什麼都讓它大團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大快人心。白蛇被壓，還來個許仕林中狀元，衣錦榮歸，奉旨祭塔，也不脫此例。有人說這是不敢正視現實，是說謊，恐怕

是不錯的。但也可以有另外的說法，即我們中國人於是非善惡之間，取舍極嚴，關心極大。蛇已經被壓下去了，沒有任何法力的我們愚民百姓無法挽救，但對於她的含冤却耿耿在心，對於她的淒涼情況，又抱着無限同情，難道慰問一下也不可以嗎？於是產生了自己的創作：祭塔。狀元公許仕林也者，何嘗是白蛇與許仙的兒子呢，不過是我們愚民百姓派去的代表而已。探監，甚至到學校裏訪女同學，不都要說得沾親帶故的嗎？

若干年前，雷峯塔倒了。倒的原因，據說，是因爲人們偷磚。磚，可以造牆。縱然不過是磚吧，年深日久，就成了古董，可以賞玩，可以賣錢。甚至一說，塔是鎮妖的，磚當然也可以避邪。所以偷。天乎冤哉，剛剛把偷磚者的本意忘掉了！本意如何？曰：要塔倒；要白蛇恢復自由。愚民百姓也自有愚民百姓的方法和力量。

早醒記

早晨不知被什麼吵醒，迷裏迷糊，發見自己睡在城裏報館營業處的樓上。昨晚因為看過電影『怒海英雄』，天晚了，雨天，月亮沒有上來，路上也不好走，沒有回鄉下去。睡之前，隨手拖一本書來看，是『黑奴籲天錄』，一看不覺就看完了。熄燈後好半天睡不着，書上被迫害的黑奴的影子和電影裏被鞭打的黑奴的影子結合起來，很清楚地印在腦海裏顯現，糾纏。

補償晚上的遲睡是在早晨多睡一會兒。但在城裏却往往不能辦到，睡得正好的時候，警報來了。今天醒來，以為又是警報，側耳一聽，街上很安靜，警報聲也沒有，只聽見樓底下有幾個報童在說話，報童們還沒有去賣報，就是報紙還未出版，我們的報是出得最早的，那麼，說不定現在還只五六點鐘。我閉着眼，想重新入睡。

拍！不知誰打了誰一個耳光。『嗚嗚……』接着哭聲就起來了，是孩子的。報童們真討厭，等報的時候，總要吵吵鬧鬧，毫不爲什麼就打起架來，而大的總是欺負小的。

拍！又是一下。『啊啊……』接着是更大的哭聲。這回聽出那哭的是個女孩子。那孩子只是哭，沒有罵，也沒有說什麼。這不是報童，報童縱然被打，縱然無力回手，口頭上總沒有這麼老實。

拍！第三下。打之前，還有幾句噁哩咕嚕，聲音很低，聽不清楚，『啊啊……』隨即被哭聲所遮。

斷了。剛等哭聲低下去一點兒，噤哩咕嚕又起來了。仔細聽，是女人的聲音，雖然聽不出咕嚕的什麼。咕嚕之後，接着自然是『拍！』之後又自然是『啊啊……』。『拍！』的聲音也聽得更清楚，不是巴掌打在肉身上，是板子。不必費什麼腦子，就知道是後面住的那位姓什麼的姨太太打她老人家的丫頭。後面雖然住着幾家，但主婦們脾氣都很好，從來不吵架，不打孩子，家裏也都沒有十來歲的女孩，而那位姨太太打丫頭又是常有的事。

那位姨太太，差不多天天都看見，是一位三十多歲的矮女人。有點兒胖，因為矮，格外顯得臃腫。像渾身的肉與衣服都糾合在一團。臉像柚子皮那麼黃，也像柚子皮那麼有許多小針眼。耳眼口鼻不必細描，都是使人不很樂意拜見的。我決不以爲難看的女人，性情也一定乖僻；事實上美好的女人也往往有醜惡的性格，不好看的女人也有性格非常美的。但這位姨太太的尊容實在叫人難以迴護；性格方面，雖然有許多地方尙待發見，但只就喜歡打丫頭一點說，至少我覺得可怕。她也許曾被她的老爺寵幸過吧；但那恐怕已經是年湮代遠的事了。報館的營業處設在這兒已經兩年，我們幾乎每天都要到這兒來，營業處的同人更是無論晝夜早晚都在這兒，我們却差不多沒有人知道她的老爺是誰。這就是說，兩年之間，她的老爺很少到這兒來，據說那位老爺就在本地某機關作事。和她常常在一起的並沒別的什麼人，就只有那個十一二歲的小丫頭。那丫頭雖然穿得很不像樣，身體瘦，面色蒼白，但眉目倒很清秀，尤其是眼睛，亮得很。她們兩個人住在一間房裏，什麼事都是丫頭作，燒飯，洗衣服，買東西，甚至於挑水。每天作了這些事之後，還有一件照例的事就是挨打。早晨晚上或者中午，一頓或者兩頓都沒有。一到這樣的時候，鄰居們，尤其是營業處的同人

們，就常常蹙起眉頭：「唉，闊太太又在顯她的威風了！」

噤哩咕嚕——拍！——『啊啊啊啊』。

噤哩咕嚕——拍！——『啊啊啊啊』。

這樣周而復始的三個過程，以『拍！』為中心點，『拍！』以前的噤哩咕嚕，是一段理直氣壯，義正詞嚴的訴說，那訴說是極動人的：貪嘴，貪玩，偷錢，打破東西，……如是等等，不一而足。『拍！』以後的『啊啊啊啊』則是一種沒有字句的語言，是無告的弱小者在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能抵禦肉體的痛楚，也無力擺脫這人世的羈絆的時候，向冷漠的人間發出的求救的哀聲。這哀聲，別人聽見了不知怎樣，我是只恨我自己無力，不能把那弱小者從淫威之下拯救出來，又無法懲治那肆虐的人，讓她（或他）也嘗嘗自己所加在別人身上的滋味的。

訴說，鞭打，哀叫像十部鼓吹在我旁邊演奏，使我睡不着。我希望那位姨太太趕快結束她的傑作，可是她却毫不疲倦，一直繼續了半個多鐘頭。就像這世界上只有她們兩個人或者她們兩個人的聲音毫不妨害別人似的。結束了之後，那聲音還在我的耳邊響，不但響，還使我聯想到昨晚看的『黑奴籲天錄』和『怒海英魂』，一時竟以為那小丫頭就是黑奴，姨太太就是黑奴的主人或販賣者，而『黑奴籲天錄』上所描寫的慘痛與殘酷的情形也就是這姨太太和小丫頭的生活紀錄。『怒海英魂』裏有一件小事，是很可注意的：販賣黑奴的人，却被別人看不起，也就似乎是一種很卑賤的人。天下卑賤的人，往往對於上面的人脅肩諂笑，曲意逢迎，一點也不以別人加給他們的奴役與輕視為可恥；但假如有比他們更卑賤的人落在他們手中，他們給與的虐待比在他們之上的人給與他們的却更

爲難堪。有人說，奴才作了主人，比原來的主任更爲殘暴；其實何須到他們真作了主人的時候？比如那位姨太太，事實上已經被人拋棄，就是不被拋棄，也不過是一個姨太太，在人類中是屬於卑賤者之列的。世界雖大，世界上的人雖多，比她更卑賤而又委屈在她手下的，恐怕就只有這個小丫頭了，對於這唯一的在她之下的弱小者，她却毫無憐憫，毫無容赦地虐待！她的生活是寂寞的，悲涼的，和她共生活，共命運，是她的最親近的人的，恐怕也只有這個小丫頭了，對於這樣一個唯一的親近的人，有什麼過失不可原諒呢？可是她却毫無憐憫，毫無容赦地虐待！難道身受的不幸都要十倍百倍地從這小丫頭身上得到報償麼？難道使自己不幸的不是別人，却是這無助的小丫頭麼？難道只要虐待這小丫頭，自己的一切不幸都會變成幸福麼？人性真是一種難以理解的東西！

我以爲地位的卑賤並不可恥，靈魂的卑賤才是可恥的；地位的卑賤有方法改變，靈魂的卑賤却無可救藥的。自己是卑賤者，被虐待者，不敢向虐待自己的人反抗，報復；一旦遇見比自己更卑賤的弱小者，就絕不放鬆，給以虐待的機會，這就是卑賤的靈魂的標本！

卑賤的靈魂產生於有卑賤者和虐待卑賤者的世界。這世界不但虐待卑賤者，還使他們在被虐待中不敢乃至不敢想到反抗和報復，不但不敢乃至不敢想到反抗和報復，還把反抗和報復的對象誤認是更卑賤的弱小者。於是，卑賤者一面安於被虐待，一面還以能够虐待別人自意，而虐待卑賤者的世界遂得毫無漏洞，秩序井然。然而這世界其實是一切卑賤中之最卑賤的。

我詛咒卑賤的靈魂，但更詛咒使人靈魂卑賤的這卑賤的世界！

怎樣做母親

只看見怎樣做父親的文章，却沒有人寫怎樣做母親，好像母親本來天生會做，毫無問題似的。其然，豈其然乎？蓋男性以其事不干己，新女性又恐怕早薄良母而不爲，女孩子之流，則尤病其羞人答答，於是談者稀耳。

然而問題是存在的。

我的母親於不知什麼時候死去了。說幾句與題無涉的話，她的死，是與抗戰有關的。故鄉淪陷，老人們天天要爬山越谷，躲避鬼子，衣食住一切問題都無法解決，六七十歲，向來就叫做風燭殘年，燭本將盡，風又太猛，飄飄了幾下，終於滅了。

我聽見了這消息，奇怪不，沒有哭，並且沒有想哭，簡直像聽隔壁三家的事情似的。這很不對，但我本來就不是孝子。其實這淡漠，早在母親的意料之中，她曾對我說：『將來你長大了，一定什麼好處都不記得，只記得打你的事情。』知子莫若母，誠哉！

十年前，我已二十多歲，正在南京做官。人做了官，就要坐辦公廳，開會，赴宴會的。有一回在一個很儼乎其然的會議上，偷看一本小孩子看的書，記得是中華書局出版，黎錦暉之流所著，書